

10/11

武進文史資料集

第十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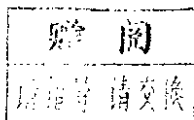
90



武 进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二 辑

4488/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武进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 九 九 〇 年 一 月

封面题字：谢稚柳

封面设计：施育民

武进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编 辑：政协武进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准 印 证：苏常武出准字(90)第 007 号

出版日期：一 九 九 〇 年 一 月

印 刷：常 州 市 三 井 印 刷 厂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进教育·····	朱袁铸 (1)
辛亥革命前常州府城简况·····	承纪云 (3)
琐谈民国前后的武进议员·····	晓 钟 (5)
族伯吴稚晖的一家·····	吴余庆 (9)
吴稚晖的言行与生活趣事·····	吴余庆 (18)
记先祖父稚竹公二三事·····	朱兆京 (28)
怀念乡贤章子安老师·····	徐 璞 (31)
寻找爸爸董亦湘·····	董梅珍 (35)
二哥亦湘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	董涤尘 (41)
有关董亦湘在商务印书馆革命活动的情况·····	赵伯恒 (47)
关于董亦湘与王明宗派主义斗争的情况·····	孙冶方 (50)
有关董亦湘的一些情况·····	西门宗华 (58)
董亦湘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情况·····	李一凡 (60)
蒋必生平追忆·····	承纪云 (65)
郑效恒烈士生平·····	朱承梁 (86)
忆三县行委会民政训练班和太湖施教团的 生活片断·····	杨叔颖 (90)
县府驻地今昔·····	毛文辉 (97)
镇压叛徒、日伪密探组长王荣方 ——兼述爱国人士杨希曾对革命的贡献·····	周和生 (100)
故乡行 并序·····	杨谷方 (106)
重访洛阳记兴·····	赵 兵 (108)

余纪忠和《中国时报》·····	郑松亭 (109)
关心祖国 奋进开拓	
——华侨企业家徐朗星先生的一生·····	姚振乾 (115)
回忆私立常州乡村师范学校·····	邱恺元 钱青 马正 (120)
追忆先父李晓农·····	李伯棠 (124)
记一个能随时代进步的老知识分子	
——刘述庭·····	祁和鸣 (130)
吴学蔺传·····	常鸿丰 (139)
画家李毅士事略·····	吴之光 (143)
冯叔铭先生略历·····	金玉堂 (146)
承少槐先生传略·····	承浩如 (148)
老留学生谈留学·····	蒋咏秋 (155)
张少华及其部组织系统的演变·····	方祥兴 (159)
以石为友 刻意进取	
——记篆刻家刘友石·····	虞新华 (163)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进教育

朱 襄 侑

自戊戌变法以后，西学潮流席卷东南，我邑遂出现私人办学的热潮。

当时最著名的小学有正则小学、绳正小学、溪山小学等。都是光绪年间始倡的。

正则小学有东校和西校两所。东校在周线巷，即今常州第二医院宿舍旧地。那里原是盛宣怀在常的老宅。西校在西下塘，是清末进士刘可宜、刘葆良所办。两校均有学生四五百人。

绳正小学是邑绅刘叔培创办，在东下塘刘家祠堂，有学生 300 余人。

溪山小学在成全巷。重视英语，提倡体育是该校的特色，教育质量较高。赵元任就是溪山的毕业生。

公办学校以武阳、冠英、育志为最早。武阳公学本龙城书院旧址，书院有学田1500亩，即为公办学校经费的来源，而武阳独得其大半。为了经费的分配，武阳遂成为各派角逐的中心，也是各校嫉视的对象。

冠英是商界办的，是油麻公司集资创建，并得到邑绅庄伯裕、庄仲希的经济支持。原校设在铁市巷、新街巷转角，旧油麻公司内，后迁觅渡桥堍即今觅渡桥小学。

育志在今长征小学原址，初系民办，后才转为公立的。

除小学外，常城早在清末也有幼儿园。最早的“涂氛蒙养院”，设在青果巷西段，距弋桥仅几十户，是庄先识夫妇创立。

中学除常州府中学堂(辛亥后改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即今江苏省常州中学)外，还有男子师范，粹化、真纯两女校，以及女职业学校等。

武进县师范原系府中学堂的师范班，民国二年始单独分办，校址在东岳庙，即今东门小学，遂被称为“东门师范”，校长是屠方。

粹化、真纯两校均是私立女子中学。足见我邑倡导女权，早已汇为潮流。后两校在民国初年合并，改名武进县女子师范，其首任校长为刘古愚。

女职校是妇女职业班，内设家政、烹饪等技术科，也是我邑的首创。

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材料，武进全县共有小学三百五六十所，为全国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县。近几十年来我邑人才辈出，这和早期教育事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前常州府城简况

承 纪 云

辛亥革命前常州府城内置武进、阳湖两县城，两县间并无子城，而以旧玉带河（即今北直街西侧，木桥头，小河沿）、打索巷、西庙沟、中心桥为界，东为阳湖，西为武进。

常州府署在今大观路底体育场，旧名三牌楼。在今东、西横街和大观路口，各有牌楼一座，上有“八邑名都”、“三吴要辅”巨额。今北大街北口是府桥，桥南称府直街。自牌楼以北，两旁即无民户。入府辕门50米，即为府署正堂，门有双狮，气象森严。府署西北角有花厅，面临花池，有玲珑假山点缀其间。

武进县署在今市委，故横街名县巷，直街称县直街。阳湖县署在今第一人民医院南首，门在马山埠、日新街口，前临顾塘桥。

府文庙在今市二中，门前有下马碑，大成殿前有五龙桥，两旁大树参天，环境庄严肃穆。县文庙在今文化宫西部，建筑结构一如府学，但门前林荫地比府学为宽阔。

清廷在常州府不驻兵。兵营设置在镇江南门，如有缓急，随时奏调。

清末常城商务繁荣，西门自西仓桥至西外直街一带，为粮米、豆类、果品等集散区。运河两岸，百舟停泊，货物装卸，日

夜不息。入城为西瀛里，是商行、货栈住地，批发贸易以此为
中心。城中商业区北起县巷迤北，南至今广化桥，两旁大小
商号，市招飘扬，竞相求售，热闹异常，虽至中夜仍有市面。甘
棠桥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区。东千秋坊，西织机坊也很热闹。至
于东门、北门、南门，就比较冷落。

当时常州仅有六城门，即大东门、老西门、大南门、小南
门、大北门、小北门。东门在今天宁寺西菜场旁。老西门在今
表场。大南门在今德安桥堍。小南门在今广化桥堍。大北门
在今青山桥南堍北直街口。小北门在今东风桥南堍。水关有
大东门旁的东水关，老西门旁的西大水关和庄家场西首的西
小水关，还有今放生寺路、中山路间的北水关，这是城内外水
运的出入要津。

当时沪宁铁路已通车，每天有三班车来往上海、南京间，
但票价极昂贵，一般人民乘坐不起。城乡交通全靠民船。客
运为快船，白昼行船，货运为班船，夜间航行。常州、宜兴、溧
阳、江阴间的交通多赖水上航行。

常州府域内外当时的主要寺庙有东门天宁寺，南门清凉
寺，城中双桂坊的崇法寺，小南门的崇圣寺，玉梅桥的护国
寺。此外东门还有东岳庙、玄妙观，北门有玄坛庙，城北有茶
庵，西门有石佛庵等。天宁寺是江南第一刹，规模最大。

今大庙弄的中山纪念堂是旧城隍庙；庙巷的刘仙师殿旧
称新城隍庙，新坊桥小学的礼堂就是该庙的大殿。

辛亥革命前后，常州城内尚无公园。今红梅公园还是天
宁寺后的一片丛林，每天群鸟翔集，人迹鲜至。文笔塔则犹完
好，巍然耸立于东门外。登临览赏，常城尽收眼底。东门外苏
东坡“洗砚池”和乾隆帝的“舣舟亭”，也是邑人经常访古览胜
的去处，一般人都叫它“皇亭”。

琐谈民国前后的武进议员

晓
钟

1907年,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在群情激昂的立宪声中,清政府决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实际1910年才正式对外宣布成立),负责全国立宪,企图通过这种障眼法来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同时要求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负责全省兴革事件,预决算、税法、公债等议决。武阳绅商看准了这个时机,立即在省内捷足先登,于1908年9月17日在双桂坊武阳商会内召开了筹办武阳咨议局事务所会议。商会总理恽祖祁当场答应筹拨800元,商会、武阳劝学所也各出100元作为活动经费。会

上一致推举恽祖祁为所长,恽北生为副所长,钱以振、于瑾怀为常任干事,屠元博、赵颂平、朱稚竹等21人为干事。并另推钱以振、于瑾怀、徐果人三人为代表,于9月19日赴沪,与张謇等接洽,商量筹建江苏省咨议局问题。

经过数日讨论,决定分两步进行。一边开始筹建省咨议局,一边令各府州选举议员。当时给常州府是21个名额,其中武进、阳湖各三人。当选者必须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资望和文化。为此,议员成了绅商觊觎的职位。通过准备,于次年4月正式举行选举。结果武进选出了府中学堂庶务长朱稚竹、商会坐办于瑾怀和振声养根小学堂总董赵颂平。阳湖选出了正在上海主编《预备立宪公报》的陆昭常,武阳商业体育会会长钱以振和府中学堂监督屠元博。接着,他们到南京出席了

江苏咨议局成立大会。会上一致推选张謇为局长。同年12月，孟昭常、于瑾怀又出席了张謇邀请 15 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各省代表进京请愿，要求缩短立宪年限和迅速召开国会，组织内阁。于瑾怀被选为江苏代表，与各省代表一起赴京，于1910年1月16日向清廷都察院上书，发动了第一次请愿。接着，孟昭常与孟森又北上，参加了8月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通过了向资政院提出的请开国会案。同月11日再次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经过诸多代表的数次敦促，资政院终于在同年10月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江苏省咨议局选出孟昭常为该院议员，嗣后，他将《预备立宪公报》停刊，到京任职。可没有多长时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资政院就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而散伙。

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政体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设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来不及选举，议员大多数为前在南京参加讨论成立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这时江苏的议员，还没有一位是武进人。

同年3月，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任临时总统，他看到民主共和已成了民心所向，不可抗拒，为了迷惑人民，以取得各方面的支持，把自己打扮成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下令各地选派议员，制订宪法。

当时初定国会参议员274名，众议员596名，由各地按人口比例予以选举。竞选的对象仍是地方上一些有号召力的人物。但这地方势力已非清末所同，早已四分五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以屠元博、朱稚竹为首的国民党武进分部；以钱以振、于瑾怀为首的常州共和党；以伍达、史成为首的统一党常州分部。

他们为了能竞选上议员，与各自的上层政治团体遥相呼应，开展积极的活动。经过充分的准备，于是年12月22日公开投票竞选。结果屠元博（他父亲屠寄原为农会会长）、朱稚竹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另一名参议员，也被农会派中的鸣凤人杨秉铨夺得。其余两党，仅一位全国共和党执行书记孟森在省内被选上众议员。这样，参众两院，武进的议员共有4名。他们于1913年到京任职。以后，孟森和武进人庄蕴宽又分别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及约法会议成员，参与监督增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法初为孙中山任总统时订）。在议决制宪时，庄、孟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以限制总统权力。不料这时多数议员已被袁世凯贿通，以多数票通过“总统制”。接着，袁世凯又在未制定《中华民国约法》之前，强迫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大总统选举法》，预先派军警、特务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守候选举大厅，硬逼参众议员通过，为他窃权独裁做好准备。

袁世凯任总统后，为了进一步达到专制独裁的野心，又借“二次革命”、“乱党祸国”为名，于11月3日强行撤销有国民党身份议员的资格，并要他们宣布脱党始能离京。为此，朱稚竹、屠元博、杨秉铨无奈，只得在报上声明脱离国民党。当时国会中的议员多数是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党员，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被取消后，共和党议员不到法定人数，无法进行活动，国会无形瘫痪，袁世凯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1916年，袁世凯灭亡，恢复国会，这些议员再度到京任职，次年又发生了“府院之争”，国会又停止了活动。段祺瑞再次掌握总理大权之后，召集所谓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武进人徐果人当选为议员。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革命者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朱稚竹、孟森、杨秉

铨随即南去任职，加入了护法运动的行列。孟森这时还任宪法研究会会员。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倒台。1922年再次恢复国会，他们又重新到北京任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幽禁，才告结束。

族伯吴稚晖的一家

吴 余 庆*

族伯吴稚晖小字奇龄，后改敬恒，武进县雪堰桥镇人，生于1865年2月28日（农历），1953年10月30日死于台湾，享年89岁，骨灰投入大海。他曾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总统府资政等职。

稚伯出身清寒，上祖没有读书人，也无做官的亲友。他父亲企峰公，在镇上自家门口开设小茶馆店。在茶店后面第四层上，有二间内室，是稚伯出生的血地。离镇一里远的爬狗蒲沟村，有他上祖传下来的三亩平田，解放前租给村上人耕种。

稚伯幼年生性顽皮，却非常聪明伶俐，有惊人的记忆力，被称为“神童”，从小就在老一辈茶客中，听到不少历史故事、封建迷信的民间传说。6岁那年，母亲邹氏遇难产病危，他奉长辈之命，持香跪于房前一块断阶沿石上高声哭喊：“天老爷救命！菩萨救命！祖宗救命！”三遍未完，他母亲已气绝身亡，年仅25岁。稚伯晚年，一再向我们小辈提及此事，要以此石为“跪母石”，嵌入旧居壁中，以志哀思。这个愿望，至今未能

* 吴余庆是吴稚晖的近房侄子，父母早亡，由吴稚晖资助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文学系，随从吴稚晖20多年。解放后曾在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任教，1972年退休。

实现。

稚伯自他母亲去世后，如脱缰之马，谁都管束不住，到处闯祸，找人麻烦。据老一辈人传说，他幼小时就偷爬到屋顶烟囱管上大小便，弄得人家大伤脑筋。他父亲在无可奈何中，由他外婆带领到无锡城区江尖嘴舅家抚养。他父亲在乡仍操旧业，艰苦度日，独身到老，没有再娶，59岁去世。

稚伯进城后，眼界大开，但他顽皮的习性未改，经常和野孩子们混在一起，参加打群架。由于他身体好，气力大，又会出主意，不久被推举为“小头头”。后来他的势力，发展到邻近的米市集散中心的塘上一条街。塘上是闹市区，河面开阔，米船如云，桅杆如林，他为了克敌制胜，独霸一方，脑筋一动，带头到船上去偷窃张蓬扬帆用的藤条，把它作为武器。这种新武器，果然厉害，谁都抵抗不了。于是大家学他的样，去偷窃藤条，害得许多船家不能起蓬扬帆，叫苦不迭，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给他的塾师得知，他的塾师是锡城颇有声望的老学究，一天把稚伯叫到身边，严厉训斥他是孔门败类，要除名赶出学府。这一下把稚伯急坏了，跪在塾师脚下，哭泣求饶，伏在地上，不肯爬起来，苦苦哀求不要除名，一定改过自新。塾师心中不忍，向他提出二点：一要与野孩子一刀两段，永不交往；二要学周处除三害那样的决心痛改前非，刻苦勤学。稚伯在严师的管教下痛下决心，改过自新，发奋勤学，不到几年工夫，在学业上飞快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后起之秀。

稚伯在少年同学中已初露头角，去参加县学考试时，被人检举，说他是冒牌无锡人，不许报考。稚伯无奈，只能回到老家去参加阳湖县（即今武进县）的县学考试。他23岁中秀才。后又到江阴南菁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潜心攻读，博览群书，由

于用功过度，患咯血症，回乡休养一年始愈。1891年去南京乡试，中辛卯科举人，这年他27岁。1898年他在北京参加康、梁等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推行新政。

从此，稚伯东渡日本，西至英法，参加国事活动，很少回乡。但他并未忘记故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在他的指导下，一批废私塾办新学的积极分子如吴完成、钱铁生、吴柳甫、龚望初等办起三等学堂，开一代办新学风气之先。后来道南小学（即今雪堰桥小学）两次失火，他首先捐款修建。抗战胜利后，他又为道南中学（即今雪堰中学）筹建一整套新校舍63间，自任筹建会主任。把自己的藏书捐款提出400万元作为倡导，又把机关单位为他80大寿筹募的基金共黄金10两也全部捐献出来，还把“稚晖公园”（仅提议，未建成）的8亩基地一起并给道南中学。可是他上祖留给他的两间旧居数十年中，从未去过间整修过。

伯母袁氏，无锡江尖嘴人，比稚伯小一岁，是个在封建礼教下典型式的贤妻良母，勤俭持家，性格善良，把家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稚伯并不嫌弃她，相反的，特地编造一套以无锡方言为基础的拼音字母，稚伯形象地叫做“豆芽字”，共80个，其中20个为韵母，60个为声母，教伯母认读，要读熟，要会拼，会默写，会应用。

1907年，稚伯第二次赴西欧，带领全家赴英，住伦敦西郊一间小屋，那时女儿孟蓉（小名阿大）19岁，儿子叔薇（小名祥伦）只有13岁。稚伯经常赴法国，他们夫妻之间就用这种“豆芽字”作为通讯工具。积累起来信纸约半寸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出来，说它是秘密文件，有的说是“妖书”，一起撕毁烧掉。

1923年稚伯回国，先住北京，后到上海，租住环龙路（即今

南昌路)志丰里10号一间三层楼楼房,稚伯住二楼,室内装满了书和文件,中间放一张床,窗口是写字台。叔薇哥住三楼,一边是大量的外文书籍,一边是钳桌台、小车床、小钻床等机械设备。孟蓉姊住二楼亭子间。三楼亭子间作为客房用,吴振卿、吴晋谊、钱双玉、陈陵海、储福兴都先后住过一段时间,帮助稚伯家做些买菜寄信杂差等工作,余下的时间,就是读书写字,要他们自学成才,稚伯还得抽空替他们上课。第一篇是《礼运篇》,第二篇是《桃花源记》,第三篇是《岳阳楼记》,第四篇《师说》,还叫孟蓉姊教他们读英语。伯母住在客堂背后不到一丈见方的过道房间,床前放张饭桌,后面是楼梯和灶间,伯母就在这小天地中活动了30年,到1952年去世,享年87岁。

孟蓉姊识多见广,头脑清晰,讲话有条不紊,也象稚伯一样,善于辞令。回国后,没有出任什么工作,在家侍奉伯母一辈子。我曾问过孟蓉姊:“为什么不去教书,你是留学生,攻读的是化学,是热门课,担任大学教授,绰绰有余。”孟蓉姊说:“我虽然攻读化工,但我没有读好,许多问题我至今还未搞通,去误人子弟的事,我不干,宁愿在家服侍你伯母。”

有次,稚伯对我说:“我们同去上海,请你伯母和阿大姊来南京住住,散散心,你留上海替她们看家。”我说:“好”。我们到了上海,稚伯提起此事,孟蓉姊立刻反对说:“南京堆满金山银山,我们不去。”稚伯问为啥不去?孟蓉姊说:“不去就是不去。”伯母也插嘴说:“金窠箩、银窠箩,不及家里草窠箩,住惯了一个地方,就不想动。”稚伯无奈只能一笑了之,知道她们母女两人一条心,要说服她们出门,比登天还难,平时足不出户,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就在住宅的斜对面,也未去光顾过,更谈不上戏院饭馆了。她们关在家里,忙于家务,搞清洁卫生工作,一定要弄得一尘不染才放心。节衣缩食精打细算,